



塔塔尔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塔塔尔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塔 塔 尔 汗

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8年7月第1版 197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书号：10096·141 定价：0.39元

目 录

塔塔尔汗	赵燕翼 (1)
玛夏	曹 杰 (19)
踩浪少年	李百川 (52)
矿山的孩子们	窦新国 (63)
三个小伙伴	冯浩菲 (80)
白龙江边小英雄	李逢春 (106)
骑上银鬃驹	蒙古族 艾力布扎木苏 (117)
为了明天	工人 李栋林 (130)
火红的枣林	张金栋 (162)

塔 塔 尔 汗

赵 燕 翼

让我给你们讲一个哈萨克红小兵捕捉瞎熊的故事。

那是一九六九年秋天。阿尔泰山丛林地带繁盛的野花，已经次第开谢。九月初旬，落了第一场早霜。那满山遍坡的地瓢叶子、乌药叶子、兔耳条叶子，都很快由绿变红，为高山牧场，换上一身艳丽的红装——这是严寒即将到来的信息。高山不宜久留，该是牧人们转场下山的时候了。

帐篷小学早已放了忙假，学生娃们帮着捉羊剪毛，忙活了半个多月，刚刚结束了秋毛剪收工作。如今，每个圈滩的毡房前面草坪上，又响遍了捶打羊毛的鞭声。在那一排排搓制毡子的行列中，人们一边汗水淋淋地搓着，一边热烈地谈论着珍宝岛停息不久的炮声，谈论着阿尔泰漫长边境线上敌人不断的新挑衅。哈萨克妇女们，常常到深夜还不吹熄煤油灯，赶着打捻毛绳，赶着缝补民兵冬季巡夜的皮大衣……因

为毡房需要换毡子，搬家驮东西需要用绳子，保卫生产建设需要自己的战士；不准备好这几样要紧什物，就很难保证人畜安全转场。

十五岁的红小兵塔塔尔汗，除了毫无例外地参加这些生产活动之外，还正在积极进行一次困难的猎熊战斗。

几天以前，塔塔尔汗的好朋友哈斯木放牧的羊群上，突然丢失了一只折角黑头羯羊。小羊倌到处寻找，始终不见它的踪影。人们猜测，可能是被一头瞎熊偷吃了。

在阿尔泰山茂密的丛林里，瞎熊很多。它们常常偷袭畜群，伤害牛羊马匹，十分猖獗。为了和瞎熊斗争，塔塔尔汗从十三岁开始，就跟着老猎人托海爷爷，学会了用钢丝套扣捕捉瞎熊的本领。这两年来，他先后捉了十二头熊。红旗公社给他颁发了一面装在镜框里的奖状，红堂堂、亮闪闪地挂在他家毡房的棚墙上，吸引着多少小朋友钦佩羡慕的眼光呵！

可是，当他要捉这第十三头瞎熊的时候，却有点不大顺利。小猎人在驼峰岭松林里下的套扣，已经过了好几天，那挂在树上作为诱饵的一块马肉，还是原封没动。算来，在山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一定要在转场以前，设法把这头狡猾的家伙捉住。

于是，塔塔尔汗发动周围的小朋友，在老树湾那条森林小路上，挖了一口一丈多深的陷阱。阱口用树枝篷住，树枝上用森林里铲起的薄薄一层苔藓，款款盖严，装点得就和真的路面一样。等着吧，小猎人撒下了天罗地网，看你老熊还能往哪儿逃！

就在这天夜半，塔塔尔汗忽然从热被窝里一骨碌爬起。他已经分辨不清楚究竟是做了个梦、还是自己脑子里想象出来的幻影？他仿佛看见一头长毛大熊，已经掉进陷阱。可是，那熊立即翻起身来，用尖利的爪子，牢牢抓住那深阱的湿土墙壁，慢慢爬出来，恶狠狠地朝阱口啐了口唾沫，扬长而去……哎呀，这可不是个荒唐的幻梦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！全怪自己考虑不周到，当初挖陷阱的时候，怎么忘记了熊类本是攀崖上树的能手？早应该在那里布置几个守夜的岗哨才对。如果老熊真地落阱，又让它白白跑掉，那可是一种最大的失算！

现在，怎么办？

他坐在黑洞洞的毡房里，听着老祖母沉沉熟睡的呼吸声，心里千回百转，思索了很长时间。最后，毅然决然，穿好衣服，腰里别上牛角号筒，黑地里摸着劈柴斧子，提在手里。轻轻解开毡房的木板小门，侧着身子钻出去，不一会儿，就跑到满天繁星照耀着的

野地里了。

塔塔尔汗本来打算去叫哈斯木，还没有走近他们的圈滩边上，哈斯木家那只可恶的大黄狗，早已狂吠着扑过来。算啦，这早晚去叫他，他家里的人也不会放他出来。如果因此泄露了机密，被老祖母拉住后腿，连自己也难去执行守夜任务了。经过连续与害兽斗争的锻炼，十五岁哈萨克少年的意志，已经象钢铁一般坚强。黑夜、严寒和野兽，根本不值得害怕，何况这是保卫集体生产的战斗。即使有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，也须要慷慨激昂，挺身而出！有毛主席的红小宝塔塔尔汗在此，就没有你老熊侥幸生存的余地。你敢从陷阱口上探出脑袋来，对不起，当头就是一板斧！……

可是，当他喘吁吁地跑到老树湾松林小路的时候，用少年人敏锐的眼睛，借着朦胧的星光，看到那陷阱的复盖原样没动，——老熊原来不曾落阱。但他并没有因此懊悔。觉得自己半夜赶来，还是很必要的。也许在黎明之前，老熊突然从这条路上蹒跚走来，那就有好看的啦！要紧的是现在赶快把自己隐蔽起来，找到一处合适的监视哨位。他很快打定主意，爬上距阱口不远的一株老松树，骑到一根横伸出去的粗榧枝上。为了防备一时打盹掉下去，便解下腰带，把自己绑在树身上。

真是一座理想的“瞭望所”！既安全，视野又相当开阔。就是一只野兔从小路上跑过来，也别想瞒过哨兵的耳目。

刚才一路大步走来，走得浑身烘热，汗湿津津。这时，停止运动，待在树上，九月的夜风一吹，渐渐冷起来。衣服上慢慢结起了一层薄霜，那刺骨的寒冷，阵阵透进心



里来。坚持！他想，用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的精神坚持！塔塔尔汗在深山黑夜里，把自己绑在树顶上，可不是为了猎奇探险出风头；这是红小兵坚守战斗的岗哨，和自然界的敌人进行斗争呢。这么想着，心里也就觉得暖和了些。后来，又抵不住那强烈袭来的困倦，竟然眼皮一重，迷迷糊糊打起瞌睡来。

这样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轻轻的沙啦沙啦的声音，突然把他惊醒。他警觉地张大眼睛，向周围迅速一扫，在沉沉的夜色里，瞥见一团黑影，在小路那头闪动了几下，就看不见了。糟糕，老熊绕过陷阱，从那边走了！现在追上去和它搏斗吗？塔塔尔汗绝不会干这种莽撞的蠢事。可是，也不能就这样放老熊白白走掉。至少也应该跟踪侦察一下它的去向，以后也好另想对付的办法。

我们的少年侦察员，立即解开绑在树上的腰带，系好衣服，从树顶上轻轻地溜下来，轻轻向黑影闪过的地方走去。森林地面上，到处都有枯柴干叶，脚一踏下去，不时发出响声。他只好把脚踩得很轻。走几步，就停下来，向周围听一听，看一看，别猛不防着了老熊的暗算。这样曲曲折折，走走停停，时而听到前面的响声，时而隐约看见那黑影闪动。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走了多少路程，忽然，发现那黑影岔出小

路，向旁边一簇密树丛中钻去，就再也看不到它出来了。唔，这一定是老熊的窝巢！

塔塔尔汗停住脚步，脑子里琢磨起来。他估计这时也快到黎明时分了。老熊既然回了它的老窝，陷阱也就暂时不需要守候了。不如赶快回家，偷偷爬进被窝里，也许能把这次深夜探险的秘密行动，压根儿瞒过老祖母。明天再召集小战友们，研究下一步对策。

他这样思索了一阵，辨认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特征，刚想转身悄悄退走，忽然，一线火光，从那黑影隐密的密林里透出。周围清冷的空气里，嗅得出一股柴烟的气味。

这意外现象的突然出现，把十五岁的少年惊得呆了。帐篷小学的学生，都学习过一点儿浅近的“社会发展史”：人类学会用火，那是划时代的伟大创举。一头蠢熊，竟然会在寒冷的夜里，享受起烤火的乐趣，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奇闻怪事！

当然，塔塔尔汗很快断定，刚才自己追踪半天的神秘黑影，并不是熊，而是人——一个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怪人！

究竟是什么人呢？……

一连串的疑问，在少年人的脑子里回旋：是不是哈斯本也来这里守夜？……不可能！要是他有这样的

想法，一定先要找塔塔尔汗商量；他独自一个，是不敢到森林里来的。是迷路的出门人吗？……不，这里地形不太复杂。他能够很容易在山外找到一座毡房借宿，何必在这里受冻挨饿呢。忽然，他想到本队的老牧主可可色根，两个月前，曾经在接近边境的松林里，鬼鬼祟祟到处张望，被塔塔尔汗发现，立即反映给公社领导。经研究以后，就被治安委员托海爷爷，押送到山外的农业队去了。可是，他是长着两条腿的，要是存心捣乱，企图搞什么鬼名堂，很可能会偷偷摸摸溜到这里，这可不能不防！……塔塔尔汗想到这里，决定进行深入侦察，以便弄清这森林篝火的秘密。

这时，残星渐渐隐没，朦胧的曙色，透进森林，天快亮了。塔塔尔汗小心地绕过林丛，选好一个地方，把自己隐蔽在皂角桠树丛里。透过繁枝密叶看时，只见离自己约莫二十来步的几株大松树下，一堆篝火熊熊燃烧。火光映照中，清楚地看到，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，穿着一身哈萨克牧人的冬装，盘腿坐在一张羊皮上。旁边树身上，挂着半拉扒掉皮子的羊身子。那汉子手里拿一把九寸腰刀，割下羊肉在火上烧了吃。羊皮上，还放着一把带套的手枪。只离塔塔尔汗几步的乱草窝里，乱扔着羊肚子、羊蹄子，还有一

颗黑色的羊头。仔细一看，从那断了的一只角上认出，正是哈斯木几天前丢失的黑头折角羯羊。唔，原来哈斯木的羊，是叫这头“熊”叼到这儿来了！

现在，可以肯定，这是一个坏人。

记得一个多月以前，阿爸协助边防站的解放军同志，捉住了两个潜入国境的坏蛋。据阿爸说，那两个家伙，没有戴黑色眼镜，鼻子也不太高，说的是哈萨克话，穿着普通哈萨克衣服，脸上并不曾刻上“特务”两颗字。再看眼前这陌生汉子，要说他是猎人，不去打野牲，却偷咱们的活羊吃；要说他是牧人，却带了一支手枪，隐藏在森林里。

不，这不是猎人，也不是牧人！

这是一头“熊”——从大山那面跑来的特殊的“熊”！

现在，天已经亮了。必须飞快跑去报告托海爷爷，集合武装民兵，马上进山抓这头“熊”。

塔塔尔汗心里这样决定了，便看了看地形山势，打算从背后这面山坡跑下去。他知道，翻过白马大坂，老治安委员的毡房，就下在那里。

可是，世界上的事情，往往不是人们理想的那么顺利。当我们的塔塔尔汗转身从皂角树丛钻出来，轻手轻脚，向山坡下慢慢走动的时候，猛不防脚边一对

野鸡受了惊，呱啦啦大声狂叫着，从乱草窝里飞腾起来。这立即引起松林里那汉子的警觉。只听身后枯柴树叶乱响，一阵腾腾的脚步声，追过来了。

晨曦照进松林，天早已大亮。塔塔尔汗恰巧走入一片比较开阔的草坡，身边没有树丛密草，要想隐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他虽然没有回头，却知道那汉子紧握实弹的手枪，就在自己身后的灌木树丛瞄准。要是自己撒腿前跑，立刻会被子弹射穿后心。当野鸡惊飞、树后乱响的一刹那，少年脑子里飞速一转，立即抡起手里斧头，向横倒在眼前的一株枯树砍去。

“哐——！哐——！哐——！哐——！”锋利的板斧，一下一下砍在树身上。那干枯的松枝，纷纷掉落。十五岁的哈萨克少年，专心地、卖力地砍着，仿佛他本来就是一个赶早进山的打柴人，对篝火堆边的神秘人物，根本一无所知一样。

“嘿嘿嘿嘿！”身后一阵笑声，接着一副略带沙哑的嗓门说道：“小朋友！你早呵？”

塔塔尔汗停了斧头，吃惊地转过身来，上下打量着站在十步开外的怪人。他手里并没有拿枪，却提着一只盛食物的小羊皮口袋。塔塔尔汗瞪着疑问的眼睛，没有吭声。

“我是从布尔津来的马倌，”汉子自我介绍说，

慢慢向塔塔尔汗走过来：“我马群里的一匹菊花青骡马，还带着个海骝马驹子，丢了半个多月了。小朋友，你在这一带牧场上，见过这么两匹马吗？”

塔塔尔汗摇摇头。

汉子拍了拍小羊皮口袋，又说：“你瞧，我出门日子长了，食物全吃光了。你带什么干粮没有？给出门人一块馕饼吧！”

塔塔尔汗摇摇头。

那汉子嘿嘿地笑着：“你只会摇小脑袋，总不是个哑巴吧？”

“你才是哑巴呢！”塔塔尔汗生气地说。

“好啦，咱们都不是哑巴。小朋友，我再向你打听个人——他是我的亲戚。我想到他家里要些干粮，再讨口茶喝，但不知他的毡房到底下在哪里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可可色根——你知道他的家吗？”

“蠢熊！他把他的秘密，自己给泄露出来啦！”塔塔尔汗心里这么想着，却爱理不理地回答：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太好啦，小朋友！就麻烦你给我指一指路吧！”

“不，我没有时间。奶奶等着我打柴回去做早饭呢。”塔塔尔汗说着，在手心里唾了两下，又转身抡

起斧头砍柴。

问路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又笑着说道：“听我说，小朋友！我不会白麻烦你的。”他从身上摸出一张十元的崭新钞票，在塔塔尔汗面前哗琅哗琅地晃着：

“这点钱，你拿去买双靴子穿吧，——我看你那双靴子也快破啦！”

好阔气的“马倌”！向别人问路，还会出十块钱的高价！可是，看形势，骆驼刺已经粘到马尾巴上了，要摆脱他是困难的！就是自己走得脱，他也不会一直待在这儿，等着武装民兵来捉他……塔塔尔汗一面揩着那满头的大汗，一面脑子里飞快一转，立刻改变了主意。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，慢慢伸手接过了那张钞票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要是有一双新靴子穿，就是回家挨一顿奶奶的皮鞭子，也是值得的！”

“哼，贪财的小东西！等一会我再让你穿‘新靴子’！”汉子在心里阴冷地骂着，脸上却现出高兴的样子，说道：“那么，咱们走吧。他住得很远吗？”

“不远，”塔塔尔汗把钞票仔细地折叠起来，装进口袋，说：“我领你穿过一段树林，到那座山梁上，就能指给你可可色根下毡房的地方了。”

“可可色根和谁家住在一起？”

“只有他们一家，在一个僻静的山窝里。”

“很好。你在前面带路吧。”那汉子这样说着，心里早已做出决定。当砍柴娃娃用手一指：“瞧，那就是可可色根的毡房……”他就马上拔出腰刀，宰了这个指路人。尸体往灌木丛里一抛，隔不了一夜，就让瞎熊给吃啦。

塔塔尔汗手提砍柴板斧，和那自称是找马人的汉子，在林荫小路上走着。睡了一夜、精神焕发的小鸟儿，在树枝上唧唧喳喳，吵闹不体。仿佛它们是在热烈评论这两位森林来客；又好象是用最欢快的调子，为机智勇敢的红小兵唱赞歌，用最轻蔑的嘲笑，咀咒那心怀叵测的丑汉子！

塔塔尔汗抖擞精神，满不在乎地走着。他应和着鸟儿的欢叫，轻声打着口哨，吹出一支哈萨克民歌的曲调，——表示自己即将有一双新靴子穿，他是多么高兴呵！

其实，他的心情是沉重的，精神是紧张的，不过在外表上不流露出来罢了。想一想，就在他的背后，紧紧跟着一个腰里带刀，怀里揣枪的凶恶敌人。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，马上就会展开。十五岁的红小兵，必须拿出百倍的勇气，千倍的智慧，单独和敌人进行较量，这怎会那样轻松！

昨天深夜，当塔塔尔汗蹲在大树顶上，监视老熊